

高僧傳卷第十二

廣六

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爲其說
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
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
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懺爲先晉寧康
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
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

高僧傳卷第十三 興福 經師唱導 廣七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興福第八 十四人

晉竺慧達一

晉釋慧元二竺慧

晉釋慧力三

宋釋慧受四

宋釋僧慧五

宋釋曇翼六

宋釋僧供七

宋釋僧亮八

齊釋慧敬十

齊釋法獻十二竺玄

齊釋法護十一

梁釋法悅十四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
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
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

刹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
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
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
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
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
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即此一也既
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刹施安舍
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爲三層又昔咸
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
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
王第四女所造裡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

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

余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趺浮在水上即收送縣縣表上臺勑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

悝即引至長千五人見像歡歎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勑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達以刹像靈異告加翹

廣七

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未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

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虔歌唄至德即風潮調靜遇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通會稽禮拜鄧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壠達翹心東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修立龕砌群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獲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顥復加開拓達東西觀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爲人性善喜愠無色常習禪誦經勸化福事以爲恒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僧殫蔬幽遁永絕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衆未嘗

七

三

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粒唯餌松柏因登山蟬蛻焉

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常乞蔬食苦行頭陀修福至晉興寧中啓乞陶處以爲瓦官寺初標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

標塔基轉東移十餘步旦取還已復隨徙潛

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方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立寺後三十年當爲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

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明日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即勑楊法尚李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顥所治丈六金像

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無如之何乃迎顯看之顯曰非面瘦也乃臂胛肥耳既鑄減臂胛而面相自滿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

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謐嘗入臺見東掖門外有寺人擲擣所著處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一金像含光趺長七尺二寸謐即啓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末送出瓦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私期說之期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即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爲刹柱受

將沙弥試至新亭江尋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豎立爲刹架以一層道俗競集咸歎神異坦之即捨園爲寺以受本鄉爲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闡宅南有豫章太守范寗宅並施以成寺後有

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

釋僧慧未知何許人自少來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遷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幕如故無所傾覆大眾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

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釋僧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涉又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屢訪山水至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闌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顥富春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旌其遺德會稽孔遠製文翼同遊曇學沙門

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韶相灌
蕕並東岳望僧咸共憩焉時有釋道敬者本
瑯琊胄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
情愛丘壑棲于若耶山立懸溜精舍敬後爲
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瓦官寺少而修身

廣七

五

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
及開模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
時爲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
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問
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脣方尺
許銅色熾沸會當行刑府叅軍監殺而牛奔
車壞因更剋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
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模見像脣前果有熾
沸洪後以苦行卒

釋僧亮未知何許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
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
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

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劭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劭曰廟旣靈驗犯有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各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三夕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室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旣多十未取一而舫已滿唯神床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蠅蜓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遇風水甚利比群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旣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

意爲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云此處尋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爲福業俄爲野火所燒後齊諾及張寅等藉杯度之旨語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弥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泓然清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廣七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爲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岑永安諸寺敬旣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尼咸附諮稟後被勅爲僧主訓領有功敬有一女子及沙弥忽爲鬼所打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橫撓法師眷屬有頃悉皆平復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袞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携手來歌云藏微有道德懽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差感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欲斷何不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接得無折損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事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後不知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仍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博通經律志業強悍善能匠拯衆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西遊備囑靈異乃誓欲忘身往

廣七

七

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千闐欲度葱嶺值棧道斷絕遂於千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十五粒并觀世音滅罪呢及調達品又得龜茲國金鏈鎔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別記佛牙在烏經國自烏經來芮芮自來梁

土獻寶牙還京師十有五載密自禮事餘無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行精純德爲物範瑯琊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繼沙門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誠訓獻以永明之中被勅與長干玄暢同爲僧主分任南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奉爲戒師獻後被勅三吳使沙簡二衆暢亦東行重伸受戒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競當出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鍾於乾弘殿見帝帝問鍾所宜鍾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書王儉先輩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稱預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興見記傳自僞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

自余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卒年與暢同窆于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爲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寺司即隨語開閣主帥至佛牙座前開函取牙作禮三拜以錦手巾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剋意苦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岳寺寺北有青壁廣七八丈當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上有叢樹曲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輒見光燭炳聞絃管歌舞之聲於是擎爐發誓願博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弥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竦鑿移年僅成面樸頃之護遘疾

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淑慕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溪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感當時覺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辭去感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詢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余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敕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師至其神應若

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克成鎔磨將畢夜中忽當萬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脣萬字處猶不施金薄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

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遠軌迹填委目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今年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勑爲僧主止京師正覺寺數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奇江右稱最州境或應有灾崇及僧尼橫延疊戾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群虜共欲遷像遂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兗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驅逼衆僧助守營壘時虜帥蘭陵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

二州道人幽繫圍裏遣表僞臺誣以助亂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僞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禮拜至心誓曰衆僧無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表其

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旣欣覩靈異誓願瞻禮而關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爲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八無量壽像以伸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出道凌遲復致推斥至梁方以事啓聞降勅聽許并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萬斤銅融瀉已竭尚未至脣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勅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鑪側於是

卷七

飛輔消融一鑄便滿甬余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模量度乃踊成丈丸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鏽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万准用有餘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

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招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晃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道度梁高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遙見二僧跪開像髻逼就觀之倏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勑以像事委定林僧於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徧上微雨沾澤僧枯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像邊有光燄上下如燈如燭并聞鍵推禮拜之聲入戶詳視揜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船下催督治

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華香之瑞自葱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論曰昔優填初刻栴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爰至髮爪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閣

廣七

十一

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刹興焉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垂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勤銘標揭神異余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令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雋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汎海彰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壁釋迦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泊于大梁遺光粵盛夫法身無像因感見有參差故形應

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眞儀闡化情志慊

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毅至孝誠感金瘞爲之

生銘丁蘭溫清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

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

性情故使徵祥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

刹杪慧力感瑞於塔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

篤矣心路必契無違

經師第九

晉帛法橋一晉支曇籥二

宋釋法平三宋釋僧饒四

宋釋道慧五宋釋智宗六

齊釋曇遷七齊釋曇智八

廣七

十二

齊釋僧辯九齊釋曇遷十

齊釋慧忍十一

慧顯證於移燈洪亮並忘形於鑄像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專志於牙骨竟陵爲之通感僧護蓄抱於石城南平以之獲應近有光宅丈九顯曜京畿宋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治而形備妙相踊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譬猶鳥備二翼一舉万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昻哉

讚曰真儀揜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懷戀者依現奇表極顯瑞於威嚴藏地踊水汎空飛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誓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尔後誦經數十万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也有弟子僧扶亦戒行清高

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

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籥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喚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出家止白馬寺爲曇籥弟子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無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

廣七

十三

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塵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爲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枝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齊肩綜善三本起及須

夫擊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蹰彈指禪佛宋大明二年卒春秋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爲梵喚長齋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潁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志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合奇製無定准條章折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萬言每夕諷詠轉聞閭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卒春秋五十有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低昂睡蛇交至宗則昇座一轉梵響千雲莫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適詮雖非同時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無取焉宋明忽

賞道詮議者謂逢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狎遷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曄被誅

門有十二喪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爲湘州及三吳並攜共同遊齊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瓦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競遷等抑亦次之

廣七

十四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據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諾王僧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講與同行蕭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

十九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群鶴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震天下遠

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同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有工烜日明日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

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釋曇懸姓楊犍爲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群禽

廣七

十五

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
淵寺巴漢學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
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鐘願於未來
當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
於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光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黃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

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

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
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
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令
慧微僧業僧尚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雲慧
滿僧胤慧彖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

遂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時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牒句殊有宮商

釋曇辯

一往無奇弥久弥勝

釋慧念

少於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砰磕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偏善還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西荆陝庸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
當時詠歌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

也已上八人無傳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伸暢懷抱褒述情志
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
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
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讚
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為殊而並以協

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
則謂之以爲樂讚法於管絃則稱之以爲唱
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万
民成性類如聽唱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
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歡喜是以
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

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讚詠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鶻響於梵宮或令無相之旨奏於琉璃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宣於竽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

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端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有聲所存止一千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訖廢遠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殼勸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

例存於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旨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以玄師梵唱赤鷹發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翥晏懸動韻猶令象馬蹠躅僧辯折調尚使鴻鵠停飛量人雖復

廣七

主

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籥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爲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出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命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全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恍惚聞之但益睡眼使夫八貞明珠未掩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

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哢動韻
則渝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
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疑而不滯弱而不野
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諒足以超暢
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
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

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而如
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
多所訛偏或時沙弥小兒互相傳校疇昔成
規殆無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論
未

唱導第十

廣七

大

宋釋道照一

宋釋曇穎二

宋釋慧璇三

宋釋曇宗四

宋釋曇光五

齊釋慧芬六

齊釋道儒七

齊釋慧重八

齊釋法願九

齊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麴西平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

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世有
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
泥洹梵唄于今尚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
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
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籥公所造
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

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群典以宣唱爲
業音吐嘹亮洗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
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
夜略叙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
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陞下撫矜一切帝言善
父之齋竟別嚮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

奉爲門師宋元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千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爲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便

足騰遠理穎嘗患瘡癬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淹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垂以傅癬上所傳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癬頓盡方悟蛇之與鼠

廣士

方

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勵節彌堅宋太宰江夏王義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該覽經論涉獵書史衆伎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辯製作臨時採博罄無不妙宋太祖文皇帝

車騎藏質並提攜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荆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之譙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況復爲逆帝悅之明日別觀一萬後勅爲京邑都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號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適時應變無盡嘗爲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爲懺悔宗曰昔虞舜至聖猶云子違余弼湯武亦云萬姓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德邁往代齊聖虞毅覆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後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僞恩愛必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年收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泫愴良久賞異弥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談經新

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喜事五經詩賦及筭數卜筮無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來所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剪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識悟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

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罄境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敷請遂從命給車服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曰獎導群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爲辭願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

廣七

二十一

出鎮北徐嚮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賚七曜以浹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善即勅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六十五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

廣七

二十一

會常爲大眾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烏江追騎將及而渚次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愍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候覲沙門試欲詰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旣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爲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後病篤服丸藥人勸令之以酒芬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終難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誠遺文云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窩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充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爲啓度出家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響成製元嘉末出都

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爲戒師盧丞相伯仲孫
游共買張敬兒故宅爲儒立寺今齊福寺是
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僧行居金陵早懷信悟有
志從道願言未遂以長齋菜食每率衆齋會
常自爲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

明六年勅爲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
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瀉凡預
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瓦官禪
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瓦官復有釋法
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穎川長社人祖世
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爲梅根治監有施
順民代之先時文書未校慎民遂偏當其負
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除願爲新道
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出間雜伎及著爻占
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
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殼沈

慶之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
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
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
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
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鉗鎖謂
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即勅

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
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殼
出鎮廣州攜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
構逆羽檄嶺南殼以誨願願曰隨君來誤殺
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
得大勲果如願言殼遷豫州刺史復攜同行
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
共欲減衆僧床腳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
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
遂致聞於孝武即勅願還都帝問願何致故
詐菜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帝勅直閣沈
攸之強逼以內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

廣七

王三

惄勑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栖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爲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

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時勑旨重疊願後出憩在湘宮鑾駕自幸降

寺省慰願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旣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銚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万妓樂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東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往必直前無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万計願隨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糴米穀散飼魚鳥或貿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

數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抱無事宮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爲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籬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燄將及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命於

廣七

廿三

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年年八十七卒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事未獲從值慧益燒身啓帝度二十人鏡即預其一也事法願爲師旣得入道履操冰霜仁施爲懷曠拔成務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陵文宣王厚相禮待鏡誓心弘道不拘貴賤有讚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爲性敦美以賞接爲務故道俗交知莫不受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瓦官道親彭城

寶與耆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
忝前例傾衆動物論者從之今上爲長沙宣
武王治鏡所住寺因寺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
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
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

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
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昇高
座躬爲導首光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齋大意
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顥等十有餘
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
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
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採非博則語無
依據至若響讚鍾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爲用
也辨吐俊發適會無差辯之爲用也綺製彫
華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商榷經論採撮書
史博之爲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
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

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
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
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辯陳斥罪目凡此變態
興事而與可謂知時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
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
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二伎雖於道爲未
廣七
廿四

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
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烟蓋停氣燈帷靖耀
四衆專心義指纖嘿於時導師則擎爐慷慨
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
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
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
抱暢悅叙哀感則灑泣含酸於是闔衆傾心
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
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鍾漏將罷則言星河
易轉勝集難留又使遑迫懷抱載盈戀慕當
余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
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有一分可稱

故編高僧之未若夫綜習未廣詣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運用舊本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官商動見紕繆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宣唱致使魚魯淆亂厖礧相疑或時禮拜中間纖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出頭臨時抽造謇棘難擗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旣久後語未就抽衣聲咳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途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乘古佛之教旣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溫吹之譏終致伐匠之咎若然豈高僧傳之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

廣士

驕反田整折衷中音訛謬也反規矩下俱羽反

高僧傳序錄卷第十四

卷之三

梁舍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騁 | 古沃堯衛下音上石磕及田
矜 | 下也反知虱音下上整
恆居也凌蕩音飛之之大塔耕
也反

積砂大藏經

高僧傳

廣
七

高僧傳序錄卷第十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原夫至道冲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疑藉
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述迭興賢能異託辯忠
烈孝慈以定君父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
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披虛沖或體任榮枯
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存近益斯蓋漸
染之方未奧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訓也
考業果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高妙則貫
絕古靈若夫啓十地以辨慧宗顯二諦以證
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教方
之猶群流之歸巨擎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
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
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
昇墜殊見故秋方先形聲之奉東國後見聞
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旣
扇大化斯歎自余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
康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